

中国革命历史故事

(四)

胡 安

封面：李仁才 尹戎生

插图：沈佳蔚

书名题字：徐 向 前

内 容 说 明

这一套革命历史故事共分六册。第四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前半部分，共有二十一篇。书中写了八路军、新四军、抗日联军和民兵痛击日寇的故事；写了周恩来、朱德、陈毅、叶挺、杨靖宇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先辈和抗日英雄们的动人事迹。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罪行。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故事，使读者不但可以了解这一段革命历史，还可以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。

中国革命历史故事(四)

胡 安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.75印张 60千字

1982年5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0,000册 定价0.27元

目 次

一、芦沟桥日中开战·····	1
二、八路军誓师抗日·····	6
三、平型关首战告捷·····	12
四、雁门关伏击汽车队·····	17
五、阳明堡火烧飞机场·····	22
六、九龙山陈毅历险·····	27
七、韩复榘开封被擒·····	32
八、齐会反“扫荡”·····	37
九、黄土岭阿部丧命·····	41
十、新四军东进江南·····	47
十一、反“清乡”大破篱笆墙·····	52
十二、朱德痛斥朱怀冰·····	57
十三、抗联英雄杨靖宇·····	64
十四、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·····	69
十五、黄桥之战·····	76
十六、皖南事变·····	81

十七、周恩来率领“新华军”战斗.....	86
十八、潘家峪惨案.....	92
十九、奇袭娄子镇.....	97
二十、棋盘陀五壮士跳崖.....	102
二十一、河间城马母殉国.....	108
附 录：大事表.....	113

一、芦沟桥日中开战

在北平(今北京)西南十五公里的地方,有一座横跨永定河的古代联拱石桥,桥头的碑亭里竖立着一块大石碑,上面刻着“**卢沟晓月**”四个大字。这就是著名的芦沟桥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,星光暗淡,万籁无声,芦沟桥显得更加庄严。

突然,一大股日本兵,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,快速地扑向芦沟桥,并且向芦沟桥上的中国守军鸣枪恫吓[dòng hè]。

北平城本是中国的地方,怎么会有日本兵猖狂活动呢?

原来,早在一九三一年,日本帝国主义就制造“九一八”事变,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;一九三三年又用武力侵占了我国热河省(旧省名。一九五六年撤销,分别并入河北、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),他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。可是,国民党蒋介石政府,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,使中国的大好河山,大片大片地沦陷。一九三五年日寇的侵略魔爪伸进华北的时候,蒋介石派他的代表何应钦,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何梅协定》,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。

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远远没有满足，它企图吞并华北，进而占领全中国。当时，平津地区除了日本驻屯军外，还驻守着国民党地方部队二十九军。这样，日本驻屯军同中国的二十九军的冲突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
守在芦沟桥上的二十九军官兵，因为平时受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，抗日情绪很高。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眼看着日本侵略军三天两头在这里举行军事演习，守桥部队更提高了警惕。

当七月七日深夜看到日本兵摸来的时候，桥头的守军大声发问：“谁？口令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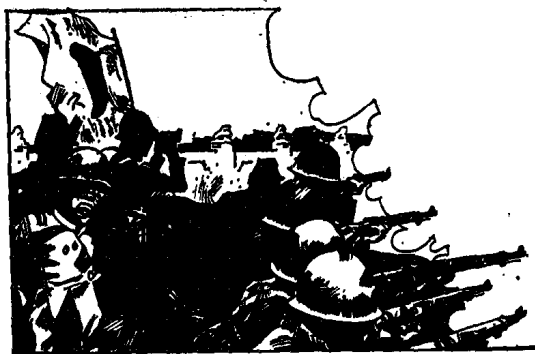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声嚷嚷，要进城搜查“演习”丢了一个的士兵。

奇怪！深更半夜的，搞什么“演习”？“丢了”什么士兵？还要进城搜索？——这里面肯定有鬼。守桥的中国士兵坚决

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。

日本鬼子见中国守军不肯让路，就开起火来。

“嗒嗒嗒……”密集的机关枪子弹倾泻在芦沟桥桥



日寇向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开火。

面上，桥上的守军退到大桥东头的宛平县城（今北京市卢沟桥公社所在地）。

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卢沟桥以后，又进逼到宛平县城下。宛平县城有着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，驻守着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一个团。驻军迅速向团长吉星文、旅长何基沣〔fēng〕和师长冯治安报告了情况。

当天夜里，冯治安、何基沣、吉星文三位将领在一起商量对策。冯治安指着地图，对他的两位部下说：“你们看，卢沟桥正好在平汉铁路线上，这个位置，就象北平的咽喉。如果让日军占领这座桥，那么平汉路就会被截断，北平将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危城，这也正是日军的企图。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。”

“夺回卢沟桥！”旅长何基沣激昂地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，下定了作战的决心。

“是，一定要夺回卢沟桥！”团长吉星文完全赞成何旅长的意见，他立即拿起电话向宛平县守城部队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。

凌晨四点钟，日寇首先向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。他



卢沟桥头的石碑

们把大炮也拉来了。只听“轰！轰！”几声巨响，宛平县城的东门和西门被炸开了。“呀！……呀！……”日本鬼子挺着刺刀枪，向被炸开的城门洞冲来。

早有准备的二十九军守城部队，象一股不可阻挡的激流，在杀声中冲出了城门洞，直扑日本兵。战士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在烟尘和火光中，向日本兵砍去。一场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开始了！

经过一场激战，二十九军胜利地夺回了芦沟桥。

从此，抗日战争全面开始。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“芦沟桥事变”，也叫“七七事变”。

芦沟桥的炮声，震撼了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心，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了亡国的危险。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，发出了最后的吼声：誓死不当亡国奴！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！

事变发生的第二天（七月八日）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，指出：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。”通电号召：“全中国人民、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，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，抵抗日寇的侵略！”

二十九军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英勇行动，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护。北平人民成群结队地前往二十九军驻地，慰劳爱国将士。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，也纷纷发电报声援和捐献慰劳品。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战救国的呼声，更是一浪高过一浪。

这时候，一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，正在庐山避暑。他得到芦沟桥事变的情报以后，还企图继续妥协。一面打电报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，要他采取“不扩大”的方针，一面发表谈话，希望同日本强盗“和平解决”芦沟桥事变。

当时，二十九军的人数比日军多得多，如果他们能趁日本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，迅速集中优势兵力，主动出击平津一带的日军，就能使平津坚持较长时间的抗战。可是，宋哲元执行蒋介石的命令，不但没有积极抗击日寇，反而天天忙着和日寇谈判，甚至严令部下“只许抵抗，不许出击。”

日本侵略军呢？一方面假惺惺地同意“和平谈判”，拖延时间，另一方面又把援军源源不断地从山海关外调进关里，包围平津地区。

日寇把战争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就撕下假面具，露出了凶恶的本相。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，日军分四路围攻二十九军，出动几十架飞机助战。这时候，二十九军已经失掉战机，由优势变成了劣势，尽管全军将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，但是由于仓促应战，措手不及，伤亡极其惨重，连副军长佟麟阁、师长赵登禹都在战场上壮烈殉国。

经过一天的鏖战，二十九军败局已定，军长宋哲元连夜逃往保定，七月三十日，北平和天津相继陷落。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们，怀着满腔悲愤，撤出了平津地区。

虽然中国军队撤出了平津地区，但是，芦沟桥的烽火，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，唤起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。

二、八路军誓师抗日

芦沟桥事变的消息，传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。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听说了，都怒火万丈，义愤填膺[yīng, 胸]，一致要求到抗日前线去，跟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，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、秦邦宪、林伯渠做代表，到庐山和国民党当局谈判，要求国民党团结抗日，实行民主政治，并且提出为了抗日，中国工农红军可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，争取早日开赴抗日前线。八月二十五日，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。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，彭德怀任副总指挥，(九月十二日以后，改称为总司令和副总司令)叶剑英任参谋长，左权任副参谋长，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，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。下面分为三个师：

第一一五师，师长林彪、副师长聂荣臻、政治委员罗荣桓；
第一二〇师，师长贺龙、副师长肖克、政治委员关向应；
第一二九师，师长刘伯承、副师长徐向前、政治委员张浩
(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接任)。

中国工农红军接到命令以后，立即开始改编。

九月的一天，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的一个四面环山的

平坝上，集合了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。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的一部共一万多人，在这里开整编誓师会。

队伍又长又宽，摆了方圆四、五里，一眼看去，红星帽徽闪着点点红光。在战士们的手中，每人都拿着一套国民党军队的黄军装，那圆顶的黄军帽上还缀着一颗“青天白日”帽徽（“青天白日”是国民党的党徽）。

看着这缀有“青天白日”徽的黄军帽，战士们心里真有些憋气。十年来，红军不都是同穿着这种军服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吗？现在，却要脱下自己的军装，换上从前的敌人的服装，这在红军战士的感情上，真有些拐不过弯来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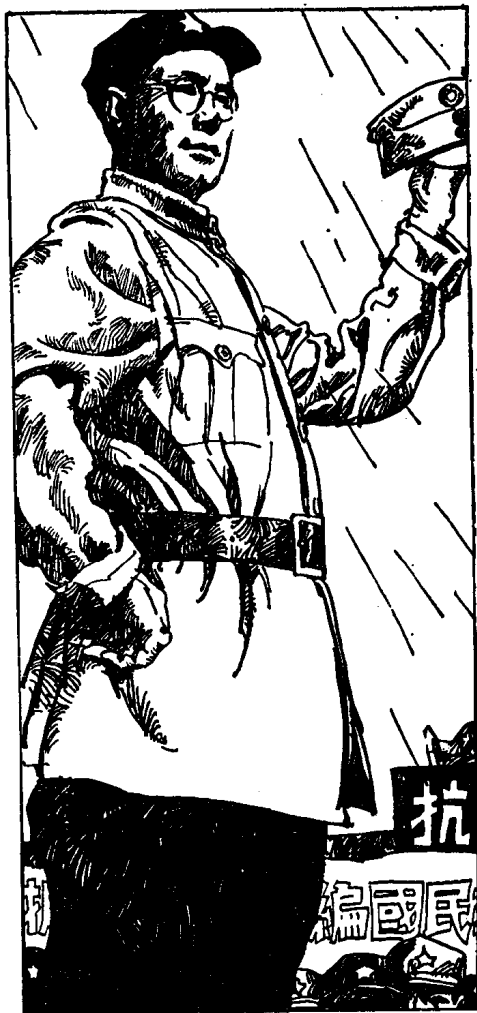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战士们等待开会的时候，天，忽然下雨了，霎时间水雾腾腾，大家挺立在雨中。

雨雾中，刘伯承师长来到队伍前面。他用洪亮的声音说：“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国家民族危在旦夕，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了。”他停了停又提高嗓音说：

“同志们，换帽子算不了什么，那是形式。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，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，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！帽徽是白的，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！”

短短几句话，说得战士们心里亮堂堂，气也消了。

“同志们！”刘伯承师长接着说，“为了救中国，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！”他拿出一顶黄色军帽，戴在自己头上，然后发出命令，“现在换帽子！”



刘伯承师长在警师会上讲话。

这时候，战士们情不自禁地挥臂高呼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口号声震荡山谷。一万多双手毅然换上了新军帽。接着胜利完成了改编的工作。

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，也分别在陕西三原县和富平县进行了改编和誓师。三个雄师整编以后，如三股滚滚铁流，先后东渡黄河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。一一五师挺进五台山地

区，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，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地区。

这时候，日本侵略军由七个师团逐渐增加到二十个师团，约三十万人，并且已经占领了北平、天津。他们妄想以“速战速决”的战略方针，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。

当时驻扎在河北、绥远(旧省名，一九五四年撤销，并入内蒙古自治区)等地的七十多万国民党军队，在和日寇接触的时候，简直是一触即溃，甚至是望风而逃，使得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。

在日寇的铁蹄下，中国人民遭受杀戮[10]和凌辱。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八路军身上，盼望八路军早点来解救他们。

八路军在奔赴抗日战场的路途中，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到处可以看到拄着拐杖的老大爷、老大娘，怀抱婴儿的母亲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女，端着热茶，捧着馒头、鸡蛋，热情慰劳八路军。特别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，每逢八路军的列



一二九师的战士在警师会上听刘师长讲话。

车进站，不等车停稳，他们就拥上车厢，拉着战士的手，哭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。这些远离家乡、到处流浪的青年人，生活本来就很难，为了表达对八路军的爱戴和热忱，他们还是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，一条围巾或一副手套送给战士们。有的把身边不多的一点钱，都拿出来买了馒头、烧饼，塞到战士手中。

八路军指战员深受感动，他们攥〔zuàn〕紧了拳头高呼：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宁死不做亡国奴！”“誓为乡亲们报仇！”“誓死收复国土！”

八路军一一五师，是在山西省北部的原平县下火车的，下车以后开始步行。一天，正当先头部队在大路上行进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前方尘土飞扬，烟尘中晃动着一一些人影，正向这边奔来。

“有情况！”前面的尖兵高喊了一声，战士们“哗”地推上了子弹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，准备战斗。一位指挥员站在土坡上，拿起望远镜，仔细地观察情况。他望了一会儿，放下望远镜，命令说：“原地休息。”这一下把战士们弄糊涂了：敌人来了为什么不打呢？尽管大家都执行了命令，原地坐下来休息，双眼却还是不放心地盯着前方。

人影越来越近，忽然前面的战士们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跑过来的一群人不是日本兵，而是国民党的败兵。

他们看见八路军的队伍，就不再跑了，坐下来休息。这时候，一个胖呼呼的八路军小战士，蹲在一个面色腊黄的国民党士兵的身旁，问他：

“你们为什么退下来呀？”

“敌人有飞机坦克，那炮弹比我们的机关枪子弹还要多呢！”

“你们打死了多少敌人？”一个身板结实的八路军班长也凑过来问。

“咳，甬提了，我们还没看到过日本鬼子呢！”

听到国民党士兵这样的答话，八路军战士哄然大笑。

过了一会，八路军的军号吹响了。战士们迅速集合好队伍，朝着国民党兵来的方向英勇挺进。

三、平型关首战告捷

一九三七年九月，日本侵略军在河北、绥远等地击溃了国民党七十万大军之后，又进入山西省东北部，企图从晋北南下，直取太原。

这个时候，八路军一一五师也从晋西南的侯马市开到了晋东北的上寨地区，准备迎击入侵的日寇。

山西省的东北部，是一带险要的山地。在灵丘县西南，大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，有一段古老的内长城，在一座名叫关岭的大山上，雄踞着一座高大的城堡，那就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险关——平型关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一一五师得到情报：日寇的精锐部队板垣师团，占领了灵丘县城之后，正向平型关方向推进。师部指挥员们反复研究了这一情况，最后决定：在平型关东河南镇沿二十华里的山沟里，打一个伏击战，出其不意地消灭这股敌人。

当天晚上，一一五师向预定的地点出发了。为了隐蔽，他们不走大路，专挑最难走的崎岖小道攀登。走到半路，突然下大雨，战士们身上穿的单军装，很快全身就湿透了。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每个人只能拽着前面同志衣服的后襟，高一脚

低一脚地往前赶路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滑倒。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，大雨刚过，又爆发了山洪，奔腾的洪水挡住了前进的道路。大家把枪和子弹袋挂在脖子上，手拉着手，连成一条坚固的链条，顶着洪水，向对岸趟过去。水深齐胸，九月下旬的晋北山区已经降霜，河水寒冷刺骨，战士们冻得牙齿打颤，双腿麻木。他们差不多走了一夜，天亮的时候，到达了目的地。战士们忘记了寒冷和疲劳，迅速地分散开，选择好有利的地形，埋伏起来。三个团的兵力好象突然间消失了一样。

整个伏击线长达二十里。这里有一条由东而西的公路，两侧是陡峭的山峦。一一五师六八七团在最东头，从灵丘来的日寇首先要从他们面前经过；六八六团在中间，六八五团在西头，距平型关仅十余里。

天大亮了。战士们卧在半山腰的草丛里、岩石旁，锐利的目光，紧紧地盯着公路的东头。

上午七点多钟，远处传来了隆隆的汽车声，越来越近。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战士们小声喊着，互相使眼色，又兴奋又紧张。

不一会儿，满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车，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有人小声数着。嘿！共有一百多辆！跟在汽车队后面的是两百多辆大车的运输队，还有骡马拉着的炮队。接着是骑兵。车声隆隆，马蹄得得，声势煞是浩大！那些日本兵，身披黄呢大衣，脚穿大头皮鞋，头戴钢盔，肩挎步枪，趾高气扬，叽哩呱啦地只顾大声说话。